

庖丁解牛

夏可君 著

庖丁解牛

庄子的无用解释学

夏可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庖丁解牛：庄子的无用解释学 / 夏可君著. — 郑

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649-1986-3

I. ①庖… II. ①夏… III. ①庄周 (约前 369 ~ 前

286)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22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1992 号

庖丁解牛：庄子的无用解释学

作 者 夏可君

责任编辑 刘淑颖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08千字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庖丁解牛

庄子的无用解释学

北京上河卓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庖丁解牛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騞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辄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

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庄子，《养生主》

目 录

楔子 三个世界及其物化：器物－身体－自然 /1

序幕 作为剧场游戏的文本 /29

第一场 器物的旋转：打开空隙的技艺 /63

第二场 身体的训导：魂魄的三重书写 /101

第三场 自然的韵化：墨化与默化的革命 /136

余音 无用解释学与庄子三言的亲证 /191

楔子

三个世界及其物化：器物－身体－自然

庖丁解牛。

为何要解读庄子“庖丁解牛”这个故事？

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如此虚化的事件，有什么当代的哲学意义？

当代哲学如何借助于这个故事而发现自己的（/不）可能性？

如何在后现代重新发现庄子？

这个看似无用的庄子？这个把“无用”作为自己所有书写与解释前提的庄子？或者，也许这个“无用的解释学”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整个混杂现代性的基本困境？

庖丁解牛，这是中国哲学的原初场景？如果有着所谓的中国哲学的话。

庖丁那把解牛的刀，在文本中如何飞舞着？但似乎几千年

来，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没有看到这刀飞舞的奇妙场景！他们都没有思考这刀起起落落的美妙姿态。

也许，艺术家们会好一些？比如刺杀秦始皇的荆轲所投掷的短剑；比如唐代草圣张旭从公孙大娘舞剑中悟出了草书之神（道）。

这个庖丁解牛的场景，这个据说还在厨房演示的场面，这宰牛的庖丁不就是一个屠夫？据说这个场景还与暴君的教化相关，但后世的思想家为何没有关注这个场景中动作本身的暴力性与政治性？

再次凝视那刀在舞蹈时的姿态，这场景怎么就被后世遗忘了？或者，也许我们其实根本上就没有看到它？或者它其实也根本上看不到的？只能神遇？

或者因为其无用？这个遗忘和不见就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某种中国哲学的未思？思想如何思想自身的“无用”——如果这“无用”还自反到思想本身？后现代的思想就是去思想自身的无用，并且让这“无用”成为思想的事情，这如何可能？

庖丁之为屠夫，那宰牛的刀，难道没有发出血腥味？在这个场景中有一种冷暴力？对了，再一次，我们在解读这个文本时，我们看到了刀吗？那我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其无用性？

尽管当代法国的汉学家和哲学家们对这个“庖丁解牛”的思想事件情有独钟，似乎看到了某种启示录一般的寓意，或者

回纹一般音乐节奏的书写，但还仅仅处于局部或者单一的解释之中，只是偶尔触及了这个“无用的解释学”，这些西方式解释在我们后面的研究中都会有所提及。

在这里，我们还是保持对这个场景的惊讶，因为可能我们其实什么都看不到，也什么都没有看到，除非我们看到了“无用性”，我们才进入了这个场景。

庖丁解牛，那看似无用且被遗忘的小厨子庖丁，要向我们演示什么呢？

庖丁解牛，单单挑出这个故事，仅仅指向“养生”的主题？在西方，这还是被置于宗教神话与隐晦密教一类书刊之中的主题，如何得到进一步纯粹思想的转化？

为什么是庄子？如何在后现代重新发现庄子？

从所谓的后现代境况出发，这与当前欧洲思想的某些背景相关，晚近法语对庄子的言说成为当前欧洲思想界一种醒目的思潮，以至于出现了所谓“欧洲道家化”（Eurotaoismus^[1]）之说！

或者我们这里与欧洲思想的对话，也是反过来的——道家的欧洲化？所谓“反者道之动”。也许不竟然，因为庄子是

[1] 这是斯洛特戴克所创，他写道：“欧道（Eurotao），可道，非常欧道……”来戏仿《道德经》开端的语段。见斯洛特戴克：《欧洲的道家化》（P.Sloterdijk: *Eurotaoismus,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inetik*, Frankfurt, 1989, p.200）。

独一的个体，因为思想是去思想所未思，那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未来。斯洛特戴克的《欧洲道家化》与《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两书有着内在的关联性，所谓“欧洲的道家化”在于，后基督教的西方如何吸取远东古老智慧的陌异音调进行新的转换，摆脱对已有历史的迷恋与回忆的幻像，超越本己与陌异之外 (jenseits von Eigenem und Fremdem)，如同荷尔德林对本己与陌异之间模仿关系的思考，或者通过远东的陌生性再次让西方获取其本己，如同文艺复兴一样有一个现代世界的亚洲复兴，或复兴一般的激活，把存在的运动或动员带往远东式的安静，通过一种神秘生理学的修炼走向至高的机动力量，这是一种安静力量的上升，这是一个没有先例的创新，这也导致斯洛特戴克后来接续尼采的哲学医学化，走向对修身实践活动更为普遍性的总体思考，以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诗为引导：“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也许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有着同样的诗性律令？！

为什么庄子可以成为欧洲和中国思想的一条通道？

一旦法语汉学以法国后现代思想为出发点，展开与庄子的对话，庄子之为庄子，就成为世界性的了，因为法国后代性思想乃是对西方文化自身的反思，是打破自身同一性的思维方式，寻找“自身”与“他者”之间的张力关系，作为远东的中国，

势必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点。

就对中国参照而言，广义上看：几个有代表性的法国哲学家对中国文化有所触及，利奥塔《里比多经济》中对中国房中术的参照，以此打开另一种欲望生成的事件；晚期福柯《性经验史》中对中国式性生活与修身模式的参照，以及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所作的相关阐发；德里达《论文字学》中对象形文字的参照及其对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走向文字书写性的踪迹思考，展开对西方的外在建构；至于罗兰·巴特对日本与中国的访问，写下大量随笔；波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有文字片断以幻视之言洞见了庖丁解牛的回纹书写，其高雅厌倦的虚无主义后现代姿态似乎更为靠近庄子的物化思想。

就更为专门的讨论而言，则是汉学家们的工作：有朱利安（于连），与毕来德，前者深深受到这些思想家影响，直接以中国作为他者，通过中国思想的迂回来打开“异托邦”的场域，他本人也写出了围绕庄子展开的专著《养生》；而毕来德则把庄子作为最为基本的对话者，写出了《庄子研究》以及《庄子四讲》等等。

就德国哲学而言，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离开了道家与禅宗的潜在对话几乎不可能，尤其是在 GA77 卷中，1945 年德国战败日的虚构对话，是以庄子与惠施的“子言无用”来结尾的，就内在触及了“无用的解释学”，这也是海德格尔试图让思想进入沉默与“去己”（*ent-eignen*）更为深渊般的步伐？而对于我

们，不再仅仅是自身与他者之间打开“异托邦”（hetero-topia）的地带，而是借助于庄子进入“虚托邦”（chora-topia）的可能领域或“间余”场域。

庄子就不再仅仅属于先秦时代——作为所谓子学时代的思想家之一，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历史的道家传统——无论它多么影响了中国后来的道教以及中国艺术，也不仅仅属于与他者文化交往的中介——比如魏晋时期以庄子来比附格义的佛教义理，甚至，也不仅仅属于道教的宗教传统，而是一直有着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某种超出，某种例外或者余外性，而且这个“余外”本身，恰好既是庄子思想的隐秘核心，也是庄子保持了对中国文化整体性的外在性以及不可同化性的追求。^[1]

汉语未来思想的一个方向就是试图让庄子的思想与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尤其与当代西方思想对话，与庄子的同行同思，乃是与世界的未来同思！

如此的思议方向并不是为了提升和抬高庄子，也不是为了某种异质性的着迷而刻意拔高庄子，而是与中国思想者所要尝试去做的一样，那是面对中国当下混杂现代性以及当代世界文

[1] 参看笔者对庄子“余”这个哲学概念（非概念的概念）的深入思考，见夏可君：《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平淡的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以及《无余与感通——源自中国经验的世界哲学》（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其中对有余与无余，剩余的各种模态，“余地”以及“余让”的思考与庄子密切相关，尤其是对“多余”与“无余”的思考，乃是对庄子“无用解释学”的当代转化。

明的问题，让庄子为我们打开一条走向未来的道路。

这也不是为了回到庄子那里，仅仅寻求一种对庄子唯一正确的解释，回到所谓古典开端的权威上，而是通过对庄子文本的解释，让庄子与我们一道，走向未来。

这与儒学略有不同，儒学属于家庭，以家政为核心，尽管有着感通的宇宙本体，但是一直落实在中国人特有的血缘家庭之内，尤其指向嫡长子的继承，有着内在性的家族谱系限制，等等。如果要成为普遍性的思想，尤其要肯定个体的独一性，还有待根本的修正和补余。

而庄子思想则不同，在中国思想中，庄子的文本从一开始就具有自身文化的超越性，一直有着对异质性的发现，一直激发我们去发现自身文化的异质性，以及唤醒对异质性的无限渴望，而且从“异托邦”走向“虚托邦”，正是在虚化自身的意义上，超越了法国思想就“自身”与“他者”对峙的差异性，而走向“虚化的之间”^[1]。

庄子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各种家学的、派别的、教派的、文化历史的相对性，而走向了“普遍的独一性”，发现这个普遍的独一性，是我们要思考的，也是传统所未思的，而未思之思恰

[1] 朱利安尽管试图以“之间”来超越法国的“差异”思想，但也许还不够虚化，而且也没有与福柯的“异托邦”彻底区分开来，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对虚待、虚化以及西方自身就“虚化”的已有资源的思考。参看其著作《间距与之间》(*L'Écart et l'entre*, Galilée, 2012)，卓立、林志明译，五南学术丛刊，台北，2013年。

好也是法国当代思想的精髓！

“庖丁解牛”这个故事，将激发我们去思考那种未思，与庄子相关，则是去思考思想自身的无用性，以及无用之妙用。

一旦阅读庖丁解牛，就有人反复提醒与劝告我们，尤其是可爱的艺术家们，不要试图去“解—读”这个故事，更不要太哲学化，这个解牛的故事是不可解读的，它如此美妙，任何的解读都是亵渎，会破坏那种虚幻的美感，似乎其中有着某种难解的谜，而你越是解读你越是会“迷思”，也许这个故事真的成为了某种神话（myth）了？它拒绝解读？对了，它是无用的！是的，庖丁解牛这个故事为何传统一直不去面对，因为它是拒绝解读的？这就成为了一个拒绝解读的神话？

但后现代思想的魅力不就在于：世界本身就是拒绝解读的，但世界一直在解读中再次生成；文本是不可解读的，但越是解读就越是重写它，使之在未来再次发生；越是进入谜之中，并非要去破解谜，而是去发现那从未写出之物；越是无用，也越是让无用成为大用——这不就是庄子“无用之为明用”的解释学？

在庖丁解牛的故事中，有着什么样的“从未写出之物”有待于我们去阅读？这“无用的解释学”将会给予思想以什么样的余地？也许正是这个游刃有余的“余地”才是哲学所未思之物？它不是早就写在文本之间了吗？如果思想乃是思考那未思

之物的话，这“余地”就有待于再次打开。

牛之解，“解”乃是“解构”（deconstruction）的别名！德里达式的“解构学”将被更为彻底地转换为“无用的解释学”。

在后代性重新发现庄子，也是重新发现庄子的那个小人物——作为厨子的庖丁，历史并没有思考这个小人物，它有待于在我们这个时代再次来临。

庖丁，也许西方人会说：好一个卡夫卡式的在绳索上舞蹈的艺术家！好一个有着宗教神秘感的练习者和实践者，仅仅练习无用——不是把自己用废，也非无所事事地保持静止，也非苦修与苦行，而是在停顿中体会世界的安静，让“静”动起来，这无用的“无意图”难道不启发一种所谓后现代式“超越宗教的宗教”或“没有宗教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religion），甚至，无用的姿态可以“悬置”所有宗教化的冲动，既然连所有用途都去除了？

如同海德格尔所言，思想，一直是去思想——思想所尚未思想的，用庄子的话来说：思想乃是一直去思想自身的无用！并且学习一直保持在无用之中。

因此，当前思想的任务，就不再是把庄子当作某种学派的——比如说道家的或道教的遗产，而是在历史遗产之外，在走向未来的角度上来展开，那是让思想者与书写者去成为庖丁：到底是庄子发明了庖丁？还是庖丁发明了我们？或是让无